

21.13

南川文史資料選輯

第三輯

政协南川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YU78126

南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辑

政协南川县委员会
赠阅

请交换

政协南川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目 录

四十年代的南川教育会	张承佐 (1)
私立南川平儿院简介	王令德 (6)
平儿院开办初期就学记	白桂馨 (14)
附平儿院第一班毕业纪念照	
平儿院的管理方法及其他	曹寄依 (19)
南川平儿院的片断回忆	任旭光 (24)
私立农化学校史略	徐泽三 (28)
三十年代南川乡村教育的奇葩	
——南川私立农化学校点滴	卓绿波 (35)
私立农化学校校歌	卓绿波等供稿 (38)
我在农化校的时候	杨志怀 (39)
石墙中心校的革命活动	蒋邦铎 (46)
南川近百年来自然灾害录	韦稚吕遗稿 肖一进整理 (54)
南川宏仁诊所	梁隆宇 (66)
南川白鹤湾出土南宋张子硕墓	李贤才 (70)
南宋张子硕墓志考释	张远东 (81)

四十年代的南川教育会

张 承 佐

南川县教育会成立于何时，没有记载可考。据考年人回忆，逊清末年，清政府为了预备立宪，曾下令各地成立反映群众意见的群众团体工会、农会、教育会等，但组织成立否，不够清楚。民国元年中央政府教育部公布了《教育会规程》后，全国各地才按规定先后有了教育会组织。北伐期间，国民政府为了发动群众，凡北伐军所到之处，都发动组织工、农、妇女等群众组织，有的也组织教育会。“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厉行清党，所有的群众组织，都为国民党部所控制，和政府机关一起，称机关法团（群众组织称法团），没有群众基础，也不代表群众利益，而成为国民党县党部的御用工具了。需要有群众团体装点门面时，就召集这些团体开会，代表群众意见，做出决定，以示民主。一般很少有具体活动，形同虚设。四十年代的南川县教育会，在进步人士的参加、支持、领导下，才开展了活动，而且甚为活跃。

四十年代的南川教育会，按法令规定，设理、监事会。由理事七人、监事二人组成。理事互推三人为常务理事，常务理事互推一人为理事长。第九届理、监事会，一九四三年改选，理事为皮钧陶、杨力生、韦安宅、陈芳联、李兴洲、张

承佐、陈俊德，常务理事为李兴洲、张承佐、陈俊德，李兴洲为理事长。候补理事为陈自膺、张祥书。监事为田楚侨、陈仲享，候补监事为赵光明、王令德。第十届理、监事会，一九四五年改选，理事为皮钧陶、杨力生、李兴洲、陈芳联、张承佐、陈俊德、韦安宅，常务理事为张承佐、陈俊德、韦安宅，张承佐为理事长。候补理事为张祥书、陈自膺。监事为田楚侨、陈仲享，候补监事为赵光明、王令德。第九届以前的理监事，无可考。第十一届则记不清了，理事长是韦稚吕。

历任教育会的干事（以前教育会的负责人称干事）、理事长，据我所知有：李焰辉、周怀澄、孟雨霖、陈自膺、杨力生、李兴洲、张承佐、韦稚吕等。

第九届理事会理事长李兴洲于一九四四年冬，因带头报名参加青年军离职，理事长由我代理。一九四五年改选，正式由我继任。一九四七年我被任为县督学，担任公职，辞去理事长职务，由韦稚吕继任，直至解放。

在我负责教育会工作时，是教育会最活跃时期。团结南川教育界人士，宣传抗日民主，争取进步，发展进步力量，在中共南川地下党的支持、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积极的活动和斗争，使南川教育会成为地下党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个有力的工具。

一、组织成立了教师服务社。教师服务社的前身是春风入座楼。春风入座楼是立达读书会的同志们，为了大家有一个聚会的地方而集资筹办的。地点在城内西街南川平儿院售货所的楼上。由李兴洲的爱人夏德珍作经理，搞图书阅览、卖茶及休闲娱乐活动等，因经营得不好，业务没有很好开展。

起来。一九四五年后，经过新生读书会（立达改组为新生）的同志商量，为了团结教育界人士，开展进步活动，为教师服务，由教育会出面，照春风入座楼方式，成立教师服务社。资金由大家筹集，地点就在春风入座楼原址，聘请简师同学郑良敏作经理。除经营春风入座楼原有的一些业务并推销教科书外，还做了以下的一些服务工作：一、教师进城可在那里住宿；二、代替乡村教师领款拨款；三、为乡村教师代售工薪赏谷交还现金，免除商贩压价、煞价、回扣等中间剥削；四、星期例假教界人士可在此聚会搞文体活动；五、作不定期的工作集会地点等。开办以后，群众称便，人们亲昵地称为教师之家。

二、编印教育会会刊《南川教育》。第十届教育会理监事会出版了《南川教育》月刊，在南川《实验简报》上作为副刊刊出。主编是皮钧陶，我负责组稿，曾组织中小学教师和中共南川地下党的同志写稿，宣传抗战、民主，反映教师群众呼声等内容。我曾写过《教育的民主》等文章，从教育的角度主张发展教育、普及义务教育；要发展教育、普及教育，就必须实现政治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等。刊物约出了二十多期，因皮钧陶离南去渝，就停了刊。

三、领导了一九四六年的教师罢课增薪斗争。一九四六年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与李治平、向国灵同志联系），由教育会出面，发动全县教师，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罢课运动。召开了各区教师代表会，作出了决议：一、全县分三路组织联络站，为领导罢课机构；二、要求增加工资，提高教师待遇；三、要求教师工资改发实物赏谷；四、不达目的决不停止斗争。会后还组织了一次游行请

愿，高呼抗战民主口号，浩浩荡荡，穿城而过。接着，由教育会理事会出面，邀请了县参议会、《实验简报》社及各界人士参加开座谈会，争取各界人士支援，要求县参议会作出决议，改善教师待遇，为了抗战，为了民主，为了教育，刻不容缓。我代表教育会在大会上作了理直气壮的发言：教师的生活不解决，如何能办好教育，怎么能为抗战建国民主事业，作出贡献呢？为教师说了话，而对新上任的不学无术的教育科长刘垂辅，进行了斗争，要他当众表态。刘唯唯诺诺，支吾其词，问题未得解决。于是继续发动群众，组织中小学生到县政府请愿，要老师上课。连幼稚园的儿童，也由家长带着向教科要教师来了，一批一批，接连不断，弄得县长王孙卿焦头烂额，穷于应付。教育科长刘垂辅更狼狈不堪，无法下台。在师中校的反饥饿斗争温饱斗争的配合下，声势浩大，斗争坚决。县长王孙卿不得不答应发教师工资改为就地拨发实物黄谷，刘垂辅则偷偷溜走，由县长出面请我们新生的同志张祥书去担任科长，收拾局面。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我们掌握了教育科，完全控制了南川教育界，为地下党的革命活动，提供了可靠阵地。

四、教育会参议员在县参议会的活动。一九四六年南川县第一届参议会成立，教育会选出了周游、张思训、张承佐等为代表教育会的参议员（皮钧陶、张先辉为候补），同各地区正直的参议员一道，在参议会的讲坛上，作了维护正义，维护人民利益的斗争，尽力争取通过一些有利抗战，有利人民的议案。如一九四四年时，清明时节降大雪，第二天又降明霜，严重打坏了当年小春（群众称霜打麦子年），造成了灾荒，经四川省政府批准当年免公粮黄谷五千石，于一

九四六年拨还南川，交县参议会讨论处理，别有企图的人在会上叫嚷“要还给群众”，实则图谋中饱。我们坚决主张集中使用，创办公益事业，同其他正直的参议员一道，争取通过作修建县政府办公大楼和县参议会会场之用，没有被大嘴老鸱一口侵吞。

五、创办教育会实验学校。一九六四年教育会争取到划隆化镇七、八、九保校为教育会的实验学校，推荐傅之铭为校长，制定了对保国民学校改革计划，因人事变化，未付诸实行，未见成效。

六、四十年代的南川教育会是中共南川地下党领导的一个工作阵地。

四十年代的南川教育会，通过一系列的斗争，成了中共南川地下党控制的一个阵地，完全由党领导的进步外围组织——新生读书会的骨干掌握。教育会理监事会的理事，绝大部分是新生读书会的骨干，如杨力生、李兴洲、张承佐、陈芳联等。新生读书会则是直接与地下党的领导人李治平、向国灵、周应培等同志联系，按照党在南川开展革命斗争的意图或指示进行工作，因而教育会的活动，在四十年代，都是党直接或间接领导的。如控制南川教育科，争夺师中校（简师县中）、简师附小（后改为南极中心校）工作阵地，历次反田（田楚桥）、张（张廷猷）、罗（罗伯钊）等的斗争，历年的罢教增薪斗争，大大打击了南川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为党控制南川教育界，巩固教育工作阵地，开展革命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对党在南川的革命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一九八五年十月

私立南川平儿院简介

王 令 德

私立南川平儿院是招收男女贫儿给以衣食教养，采用小学教育并带职业教育性质的一所半工半读学校。它创办于一九二七年，即民国十六年春季，解放后一九五〇年暑期停办，为时共二十三年半。院址在南川附城西外赵家塘，即今之县招待所所在地。学生既来自贫困家庭，就学期间又受到一定的劳动锻炼，故毕业出去的学生多具有吃苦耐劳、勤奋纯朴的优良品质。院生毕业后，有的即参加社会生活，自立谋生；有的由院再升送县外读中学或师范和大学。自私立南川道南中学开办后，则改送入道南中学就读。解放后，在县内外从事各种工作，勤勤恳恳为祖国服务，已干出一定成绩的颇不乏人。

平儿院招生，除第一次于春季招收四十人外，以后都是每年秋季招生。并按考生家庭经济情况分为公费及半公费生两种。半公费生除每月自缴少数用费以示差别外，其余一切待遇享受均与公费生相同，举凡食、宿、衣、被、医药、书籍、用具等皆由院供给。自费生原只限于本院现任教师及董事的子女，对外概不招收。后以办学较有成绩，要求读自费者渐多，至抗日战争初期，县教育科遂将南极十一保校并入平儿院教学，从此每年均招收自费生。保校校长一人、教师四人的工资及办公费等拨予平儿院统一开支。此种办法双方

均有好处：附近儿童及机关人员子女皆可自费就读，校舍、设备、教学成绩又远较一般保校为优；平儿院得到一笔经费补助，并未增加多少教师（此种合办一直延续到平儿院停办始行停止）。从此平儿院的公费生与自费生大约各占一半，每期接近三百人左右，也创造了一套半日读书与全日读书合班教学，半日合教与半日单教，双方均能兼顾的排课方法与教学方法，

至抗日战争末期，货币贬值，物价日趋不稳，一般私立校经费拮据，难于维持。为了因应时艰，自一九四四年下期起，平儿院与私立南川道南小学合办，道南小学迁到平儿院内合并教学，双方都减少了一些教师或职工，撙节开支。但对平儿院来说，自费生骤然成倍增加，班数增多，相形之下，平儿院的半工半读生成为极少数。按平儿院固有的办法，日常打钟摇铃，早晚管理生活用水及帮厨、摆饭等工作均由半日做工的院生担任。这样一来，他们仿佛在专为自费生服务似的，在院生心理上产生了很不平等的印象，而且平儿院原有的规章制度已多不适合，不免予以废置或改更，因此传统的优良院风遭到严重破坏。至于道南小学学生常不假外出，也不便管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于是仅合办一年半，至一九四五年下期止，便仍分开教学，平儿院始得逐渐恢复原状。

兹为节省篇幅，择其要者简介如下：

（一）开办缘起

先是南川水溪乡（后并入兴隆乡）富绅明绮园于一九二四年捐出田租百小石，指定作兴办慈善事业，成立学校，招

收贫儿给以教养之用，并委托当时任县财政科长的杨守藩为之承办。杨氏即邀请县中心热心教育人士成立董事会，筹备开办平儿院。杨氏被选为董事长。

明氏所捐的部分田地即在附城赵家塘及从西门河到晏家冲一带，遂将赵家塘原有之废祠房屋予以修葺、添建，作为校舍。是后，将赵家河右后相邻的大幅官山、土块辟为平儿院菜园，从西门河到晏家冲一带肥沃漕田，永为平儿院自耕水田。

院舍在修建中，尚未及开学，明氏即逝世。以后平儿院之得以陆续发展，规模渐具，成绩卓著，承办人杨氏具有不朽功绩，他终其身担任董事长，常抽公余时间，于早上从其城内北街住宅步行到平儿院，以了解情况，及时解决。此种精神十余年不稍减，热心公益而又平易近人，师生对之均甚感佩。

（二）经费扩充。

平儿院开办两年后，在董事会的呼吁下，南川县府于一九二八年夏将慈幼堂所属公产田租四百多小石拨归平儿院，以充实经费。慈幼堂当时收养之贫儿数十名，大部移交平儿院，作该年度正式招收的院生。不久，又请准在本县田房契税中附征“平儿附加税”千分之三，定为平儿院永远固定收入之一。一九四一年，县人章季龄（当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贸易委员会副委员长）将其南川德隆乡全部产业田租二百多小石捐赠平儿院。又平儿院任教多年女教师赵壁，将其所买南川西胜乡吴家坝田租约五十小石捐赠平儿院，曾预立捐约，于本人逝世后，始归平儿院所有。赵氏于一九五六

年夏天去世，自该年秋收起即由平儿院开始收益。

以上连同开办之初明绮园所捐赠在内，田租共约一千一百小石。至现金捐赠，初开院的几年曾有县内外开明人士先后捐赠银元约六百元，其中以驻军首长捐赠为较多。此外，平儿院本身各生产部门的纯收入亦逐年有所增加，而且为数不小。只接近解放的几年，纸币贬值，又不时更换币种，很难以数字说明问题。

（三）董事会

开办时成立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杨守藩，副董事长李暄荣；董事童季龄、刘泗英、彭革陈、张德敷、童舒培、刘雨若、张蜀翘、张澍霖、王彦生、周怀澄、周游、向先达、姜中凡、陈仲亨等。一九四〇年杨守藩病逝，成立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张振初、副董事长李暄荣（实际上负董事长之责）；董事有杨友英、王彦生、周怀澄、韦稚吕、傅季庸、许海仙、杨燮元等。

（四）院长

担任过正、副院长的共七人。其中有由董事兼任者，有先后任过两届者，有只设正院长而未设副院长者，有先任副院长而后任正院长者，有副院长代行正院长职务者，情况不一。兹将历任姓名时间列后：

第一任杨友英，时间一九二七至一九二九年，共三年；第二任韦稚吕、张渺沧，时间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六年，共七年；第三任张渺沧、向小坡，时间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共四年；第四任张承佐，时间一九四一年，只一年；第

五任韦安宅，时间一九四二年上期，仅半年；第六任韦稚吕、王令德，时间一九四二年下期至一九四九年解放，共七年半；第七任杨友英，时间一九五〇年上期，半年。

（五）半工半读情况

将全院班级按一、三、五与二、四、六序列编排为甲乙两大组（按其男女人数、年龄大小、工作能力大概相等，便于做工轮流接班），甲组几个班上课，则乙组几个班做工；乙组几个班上课，则甲组几个班做工。两大组间日交替轮流，从每日午饭后为起讫时间。即从第一日下午起、到第二日上午止为一轮次，上课或做工各为连续两个半日。凡参加做工的班次早晚仍须上自习课，使有时间可完成作业，或补课，或自由复习。

至于每个院生每学期参加何种工作，按其体力、兴趣，采自愿与指定相结合的办法安排分配，公布执行。女生的工种，有种菜、帮厨、养猪（小猪不计，大猪常在二十头左右），缝纫及洗补全院男生衣被等；男生的工种，有织草鞋（视工种需要，男生不时须配发草鞋一次）、割牛草、打猪草、开垦官山、种植果木、看守果园、印刷木印石印、售货、缮写（在专职文书辅导下、写油印、造表册、写石印样稿等）、学医（逐日派入到卫生院学习消毒、敷治外伤、注射之类的知识，回院后，则分在院内医务室服务）等。

又院内设有军乐队及彩轿、花冠、披纱等。红白喜事，出租营业。军乐队员全系院生充任。最先曾聘请驻军中的号目来院训练，以后则聘请本院毕业学生作教练，自传自教，不再外聘人员了。出租乐队、彩轿，当时是收入较丰的生产

门路。

又每天设有巡察队值班。巡察队组织，本隶属于学生自治会，值班系其正式工作，等于劳动做工。值班室设在教师办公室旁边，便于与值周老师取得联系。其正副队长必以能吹号者任之。白昼只队长二人值班，司上下课打钟、摇铃信号；早晚起床、熄灯睡觉、通知校外工作人员收工及遇全院紧急集合时则以吹号为信号。该队队员白昼于其固定工作，只早晚加入队列，在队长领导下早晚点灯发水，检查门窗关闭，在道途拥挤处站岗放哨维持秩序，处理临时纠纷等。

由于每天只有半天上课时间，许多课程都不能按部颁规定排足时间，除语文、算术外，其余都酌情减少课时。长期以来，自己有一套经验。有时学生参加毕业统考，仍有较好成绩，还不止一次地得到过第一名。其原因在于大多院生都有文化学习机会难得的感受，知其读书不易，就能自知奋勉，故常有事半功倍之效。

（六）感恩节、团拜节、院友会

每年院里有两大节日：一是感恩节，一是团拜节。感恩节常在清明节前后举行。选举清明日子，全体院生整队到相距约二十华里的水源明家大房子，为创办人明绮园扫墓。抬着祭盒，举着特制清标，鼓乐喧天，声势浩大，礼节备极隆重。既对捐资兴学者鼓舞于来兹，游目骋怀，亦借收春游之惠，

团拜节常在暑假前夕举行。对毕业离院的院友事前即发出通知，托其转相告语，邀请其届时返院团聚，虽远在渝中亦不例外。当天上午举行团拜节大会，午间聚餐，晚上则召

并院友会。倘遇明月之夜，则于院坝举行。茶果杂陈，气氛轻快，结束时常有文娱助兴。应届毕业的同学，亦于是时集体加入院友会，以后即永为当然会员。在本院教学一年以上的老师愿意加入院友会者，亦在欢迎之列。旧院友尽量为新院友介绍职业，以谋生活出路，相互提携。在势利熏天的旧社会，贫穷人彼此推心置腹，情同手足，自有其天伦之乐。

院友会设理事三人，三年一选，内设事务、文书、联络等股。凡院友回到母院，无论何时均招待食宿，亲如家人，在外教书的院友常有回院度暑假者，时间虽达一月左右，依然由院供应食宿。

以上就是私立南川平儿院的概况。解放后由于社会制度的彻底改变，广大贫下中农以及城市贫民等都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翻身，其子女再不用进读半工半读的平儿院了。平儿院至此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因此于一九五〇年暑假予以停办，一切由人民政府接收，让全部财产还归人民。

写到这里，值得特别介绍的，尚有以下两点：一是解放前先后在平儿院任过教的地下党人，有杨景澍、鲜文吟、唐贞民、官定谋、韦彬文、谭振武、陈光辉、杨中民等同志。特别是接近解放的几年，在平儿院同时任教的地下党员多达三、四人，直若以平儿院为革命斗争据点似的。在此影响下，使平儿院师生趋向光明，获得一些时代知识，大有裨益。如解放前一年，平儿院师生便学会跳邀请舞、扭秧歌及唱革命歌曲等，至今仍应引为平儿院的无上光荣。现在这些同志都仍健在，倘亦未能忘怀，自当回首如昨，欣念不置！一是解放前夕在重庆渣滓洞牺牲的古承铄、韦延鸿两烈士，皆平儿院早期院友（韦烈士乃两任平儿院院长韦稚吕先生之长子）。

子)。两烈士的英名将使平儿院千古留芳！

让私立南川平儿院不朽的声名与革命的光辉史迹永放光芒吧！

一九八六年元月二十三日脱稿

平儿院开办初期就学记

白 桂 馨

民国十六年（1927年）春季，南川平儿院院舍建设基本竣工，即开始第一次招生，那时院方称为试办。

民国十三年，我原在南川道南小学第八级读高小一期，因家庭贫困失学。民国十六年春平儿院第一次招生，我报名参加考试后被录取。第一次招生收四十人，无女生，全部公费。院生入院时，都必须找一位保人担保，并缴保证金银币五元，毕业时退还。

民国十七年，南川慈幼堂并入平儿院，其中有部分女生，此后每次招生都兼收女生。第一次招收的四十人中，程度不一，有读高小初小失学者，有全不识字者，进院后，按智力程度分为四个班，半工半读，读平民千字课本。民国十七年秋季，正式采用部定小学教科书，再次分班，第一班有皮钧陶、黄寿丹和我共三人，读高小一期，第二班以下分别读初小各年级。当时院里未办高小，经院方联系，第一班去县立第一高级小学（书院）走读。一高校是全日制学校，我们也就全天读书了。次年秋季，一高校因向超宗和刘荣乡争夺校长职位闹风潮，学校不能正常上课，平儿院便开始办高小，我们就回院读书，并继续实行整天学习。

试办三年多之后，于民国十九年九月一日，举行开院典礼，院方邀请县城各机关、法国、学校的首脑莅临指导，仪式极为隆重。会后有体操表演，话剧演出，成就展览。当天